

惠帝紀第二

漢書二

漢護軍班固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琅邪縣國學顏師古集註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

志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

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

王二年立為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

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帝初嗣位為恩惠也

中郎郎中蒲六

歲爵三級四歲二級

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外郎蒲六

歲二級

蘇林曰外郎散郎也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

不滿二歲賜錢萬

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二歲也不滿

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放曰此賜爵之差

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

亦賜一官官尚食比郎中

應劭曰官官閤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

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

帝

有諸尚也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

應劭曰執楯執

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騶本廢之馭者後又今為騎因謂騶

耳 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蒲五歲

二級

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

賜給喪事

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

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

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

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令又言二百石者審備其等也

視作斥上者

將軍四十金

服虔曰斥上墻上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墻故以開斥言之鄭氏



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几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劉攽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二千石二十金六百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

**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

**田租復十五稅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

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

作今復復之也**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

**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賊者皆頌繫**

惠帝

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關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拊柳之尸皆云盜械其上造以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

**曰春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

六者也內外公孫謂



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  
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連施  
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巨起行治城春者婦人  
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  
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李楚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  
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  
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  
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  
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鞮單于云烏維單于  
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  
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  
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  
己之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  
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連音連

民年七十以上者不

惠帝

蒲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

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

又曰吏所治

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

為民也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劉氏校本云別本以作呂

今吏六百石

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

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

軍賦他無有所與

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

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師古曰諸郡及諸侯上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

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

三十疋縑矣師古曰令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

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臣

益魯元公主邑尊八公主為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

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

五十五

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

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

平侯教薨呂太后立教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

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

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揣呂后欲尊公主以

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

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闕為齊

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春正月癸酉有兩龍

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乙亥夕而不

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

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也

八十三



小字九七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西故速罷以宗室

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

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

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

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廢災南越王趙佗

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赦之女也史記

惠帝

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以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春正月舉民

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

音方目反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

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

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

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大百五



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

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

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

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級師古

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應劭曰國語越

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

筭今使五筭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後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劉攽曰予謂女子五筭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筭每等加一筭也夏六月舞陽侯噲薨師古曰噲也起

長安西市修教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典

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

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

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既盡也秋八月戊寅帝崩

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九月辛丑葬



安陵

臣贊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五里○

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

趙隱恩敬篤矣師古曰篤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

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納曹相國

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

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戮戚夫人因以憂

疾不聽悲夫政而崩惠帝紀第二

惠帝

正文捌伯捌拾伍字

註文貳阡壹佰柒拾貳字

高后紀第三

漢書三

漢護軍班撰

虞議奏行秘書監環蘇闥學顏師古集註

高皇后呂氏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

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

成侯釋之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

去當曰惠帝即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

太后



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

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

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祿

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音胞胎封諸呂六人為

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

三族臯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為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

高后

高后

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二月賜民爵一級

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

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今各改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

灾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

子強為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註名

長韋昭曰不疑為怕山王如淳曰今怕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

為襄城侯朝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武為壺關侯秋

桃李華

大司馬

卷之六

三

二

三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

讀與勅同其字從力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

問反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對反他皆類此朕

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云以尊大誼

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

師古曰以功之

高下為先後之次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

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

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

師古曰周勃

曲周侯臣商

師古

高后

曰酈商

穎陰侯臣嬰

師古曰灌嬰

安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王陵

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皆得賜

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筭錢如今長吏食奉自復勝錢即租奉也韋昭曰熟食曰食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

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食所謂吞食物也餐錢

賜厨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宋祁曰江南本文穎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字筭錢筭故作筭

景祐刊誤謂筭非租稅當改為筭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

陛下加惠以

功次定朝位

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

臣請臧高

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美道

服虔曰縣有夷蠻曰道師



古曰羌道屬隴西郡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夏六月丙

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

八銖錢應劭曰日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宋祁曰註文莢字一本作鈇非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

也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

后幽之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

宮中之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

容之如地上有驩心臣使百姓百姓欣然

臣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

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

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

臣皆曰皇太后為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

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

為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

大邑七

長巷也

宮中之

詔曰



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義  
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為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  
弘為襄城侯  
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為號

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  
王作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劉放曰顏  
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  
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豈  
自稱之哉史記  
之言未可信也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

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

高台

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

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  
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  
是即就陵為城匈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  
非止謂邑居也

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  
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  
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

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

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



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劉放曰呂后外戚

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夏五月卒

未詔曰昭靈夫人大上皇妃也武哀侯

張晏

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

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

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

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

高后

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

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應劭曰竈姓周

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

孟康曰官也如淳

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闡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闡人也

諸中官

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

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闡人給事於中

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



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古師

曰顓讀與專同

自知背高皇帝約

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

恐為

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宋祁曰按蔡邕云皇子封為王者

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

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廼使人

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

高后

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

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

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

宋祁曰景德本滎作熒

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

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

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

古師

曰給誑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

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



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天太后崩帝少  
 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延為上將將兵  
 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  
 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國印  
 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  
 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  
 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

高后

害之每豫上樹父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  
 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  
 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音九未有所決祿信寄與

俱出游過其姑呂頹張晏曰頹音須師古曰呂后妹。宋祁曰呂頹樊噲妻封臨光侯

頹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

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廼悉出珠玉寶器

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

侯窋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窋出曹參子也音竹出反。劉放曰按表及任

見相國產計事教傳高后四年窋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



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

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

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

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侯窋聞其語

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宋祁曰馳邵本作以勃欲入北軍

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

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劉放

曰予謂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當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廼令持節矯內

言台

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勃復令酈寄典客劉

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帝使太尉守北

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宋祁曰南本

作歸印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

欲反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

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

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

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

小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  
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  
門弗內徘徊往來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徘徊音裴平陽侯  
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  
師古曰誦言誅之  
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掖門而在兩旁  
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宋祁曰越本邵本並無  
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

高石

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言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

為光祿勳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慰

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廼從與載因節

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

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

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

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辛酉斬呂祿答殺呂頽分部悉捕諸呂男

女無少長皆斬之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大臣相與陰謀



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  
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  
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闈宮中而天下  
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  
殖生也

### 高后紀第三

正文壹阡陸伯柒拾柒字  
註文壹阡玖伯伍拾叁字

### 文帝紀第四

### 漢書四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虞議奏行秘書監叢邪懸闔字顏 師古 集註

###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

### 高

### 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淳曰姬齊怡眾妾之摠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

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摠謂眾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



無姬職也如云眾妾摠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璜說謬也高祖十一年誅

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都

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諸呂謀

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

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讓在高后紀

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

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

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

文帝

意也屬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

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蹠蹠履之蹠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

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蹠蹠謂履涉之耳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

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

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

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

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

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大牙言地形



如犬之牙交相入也

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

約法令施德惠

師古曰約省也

人人自安難動搖三

矣夫以吕太后之嚴立諸吕為三王擅權

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

師古曰呼叫也

音火故反他皆類此

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吕卒以滅

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

百姓弗為使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其黨寧能專一邪內

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

文帝

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

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

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

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

應劭曰龜曰兆

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

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王夏

啓以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

嬪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文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

宋祁曰江南本註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不

代王



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  
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  
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臣迎立王者  
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  
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  
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

文帝

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

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

丞相已

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

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聞

師古

日間容也猶合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眾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

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

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師古曰郡國朝宿之

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閏月己酉入代邸

劉放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



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

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章東

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

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

曰不詳其有爵位故摠謂之子。宋祁曰註文不詳南本作不詳為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立

二王三侯而弘又為帝非不詳也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酈侯也頃王后蘇林曰

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郃陽侯子濞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郃陽侯喜以子濞為

文帝

王追謚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為於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酈侯大宗空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

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琅邪王

文穎曰劉澤也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

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

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足以稱師古

曰稱副也音尺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

也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

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

大司七



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丞相平

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

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

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念忘也。劉放曰忽言輕易也。願大王

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

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

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

文帝

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

清淨殿中以虞非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

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

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殿下詔

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

事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佗皆類此。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謀為

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

大子五八



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

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

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

日

服虔曰醕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

古曰醕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醕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宋祁曰醕南本浙本並

舖作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

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

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

文帝

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

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

○宋祁曰呂產南本浙本無呂字

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

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

節承認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

○宋祁曰南本浙本

無呂字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

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

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



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

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

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幣相坐律

令應劭曰幣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幣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

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所以尊宗廟

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宋

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天下人民未有慝志應劭曰慝音

古曰慝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

文帝

而嬪天下焉晉灼曰嬪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

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

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

子所且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

王季父也春秋高閼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

曰閼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

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

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



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

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

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

子宋祁曰越本專作傳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

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為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

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有天下者

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

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

文帝

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

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

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

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比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

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

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昌取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仁請建

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

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

大曰九

初宗



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

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

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

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沾於死服虔曰沾音反沾之

而莫之省憂沾孟康曰沾音屋檐之檐如溥曰沾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

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師古曰省視也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温也音乃

又帝

短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

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

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音女教反豈

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

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

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

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絲也賜物及當

大日



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

若者豫及之詞致者迭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史

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

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不稱者督之

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

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

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楚元王

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

文帝

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湯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

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

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

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

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

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

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



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穎川守尊等十人  
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  
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  
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侯如淳曰  
邑名也  
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  
駟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  
為駟乎駟音一戶  
反又音於庶反  
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  
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

文帝

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

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  
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

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

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  
為卿大夫者詔

所止特以  
恩愛見留十一月癸卯晦日有蝕之詔曰朕

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

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師古曰  
治音直

吏廼十一月晦日有蝕之適見于天師古曰  
適讀曰

反



請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灾孰大焉師古曰灾莫大於此朕獲保宗

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

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

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

日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

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

告朕師古曰旬音蓋旬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

心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

文帝

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因各敕以職

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佻朕既不

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也

子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憫音下板反。宋祁曰蘇林注文憫字下當有然字是

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

厚衛師古曰飭整也音敕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

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纒足充事而已餘皆

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此。宋祁曰傳傳舍

六十三 前漢紀 卷四 三



置廐置按廣雅云置驛也 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

本也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亭

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

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謂躡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饒文公諫斯則籍非假借明矣

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

器曰盛 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

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 三月

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

文帝

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王遂

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

彊讀曰疆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各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

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 及齊悼惠王子朱

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

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

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

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大五三

文帝紀

卷四

十一

九



應劭曰旌幡也竟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

服虔曰竟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

說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

謗誅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誅言之罪是則中間曾有復

設此條也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

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

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劉放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

文帝

不敢祝少實也故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

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

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

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

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天

大... 卷... 五...



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文帝

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

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

倖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宋祁曰註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本無酒葛二字遣丞

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

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一郡

之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

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



歲租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

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

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

大將軍

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

將四將軍十萬

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

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

誑誤吏民

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

為大逆濟北吏民兵

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

文帝

官爵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師古

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劉放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

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

劉有屬籍家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賜諸侯

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

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

大正九年

可與也戶

漢書

卷

列傳



獄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

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俳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

應劭

曰聽於民鑄也

更造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大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

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

文帝

反廢遷蜀嚴道死雍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

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如淳曰列侯死妻稱夫人列侯死子

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

癸酉未央宮東闕罌罌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罌罌皆災也晉灼

曰東闕之罌罌獨災也師古曰罌罌謂連闕曲閣也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罌然一曰屏也罌音浮。宋

祁曰江南本罌作思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

大九十八

前四十四

漢書四

八



長星出于東方

文穎曰李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李星光芒短其光四

出蓬蓬李字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彗長星光芒有  
一直拍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李  
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  
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

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  
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  
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  
此郎下未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  
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  
宋祁曰師古註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文帝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

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

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

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

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  
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榮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  
或用榮或用繒帛榮者刻木為  
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榮音啓詔曰道民之路在

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

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

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眾庶飢餓是無畜積故也

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

加務也

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

樹

師古曰樹謂藝殖也

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

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

師古曰省視也

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

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

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

文帝

甚嘉此三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

應令

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

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

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

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及問民所

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

貧

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貧廣教化也

令各率其意以道

民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

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

儀師古曰令立耕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

也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

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瘞

身從事晉灼曰瘞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

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劉放曰謂

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文帝

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師古曰功臣表

云緝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

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

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

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

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



固要上乃止

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

於是東陽侯

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爰布

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

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

日彌長以不敏不明

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

下朕甚自媿

師古曰媿古媿字

其廣增諸祀壇場珪

幣

師古曰積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

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

師古曰以賢為

文帝

上然後及親也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曰釐福也

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

皆歸福於朕躬

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

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

是重吾

不德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成紀隴西縣

上乃下詔

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穎

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

語在郊祀志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脩名

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

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

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

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

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立齊悼惠王子

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

文帝

玉杯

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祿也宋祁曰按紀年通譜

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爲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曰後元年

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元冬十月新垣平詐

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三月孝

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

數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頻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灾



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各意者朕之  
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與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  
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  
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  
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之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  
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  
足者其各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

文帝

害農者蕃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為酒醪以靡

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

六畜之食焉

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

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宋祁曰隱字下一

有也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

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



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

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師古曰圻亦畿字土

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

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

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

吾不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夫久結難連兵中外

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

文帝

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葛反

未嘗一日志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

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師古

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反還也計社

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

之大道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趨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

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大七

三五

劉太子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

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厲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

文律

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師古曰句

音章句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

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

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宗正劉

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

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二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夏

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蝻螽音胡光反螽音鍾令

大五

方名

卷之

三六

列本



諸侯無入貢弛山澤

師古曰弛解也解而減諸

服御損郎吏貢發倉庾

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

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三

即位即位二十二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

之萌生靡不有死

師古曰始生者曰萌

死者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師古曰奚何也

當今之世咸嘉

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

又帝

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

重服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

以罹寒暑

之數

師古曰罹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

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

天下君王之上

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

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

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

靡有兵革

師古曰靡無也

朕既不



敏常畏過行以羞堯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

蓋謂忝辱也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行音下更反

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

之其美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

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

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劉敞曰與讀曰歟言

此歟是嘉也其美哀念乎劉敞同其令天下吏

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

文帝

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

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

說也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

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哭也服虔曰不無發民哭臨

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

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

下師古曰為下棺也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音義與高紀同

日織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

大二十



以紅為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  
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  
服晉二說一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  
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  
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  
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歆曰文帝  
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  
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  
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  
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  
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  
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  
國家之制

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師古曰言此詔

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

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

就其水名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已下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

國悍為將屯將軍

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

郎中令張武

為復土將軍

如淳曰主穿壙寘盛事也師古曰穿壙出上下棺也已而寘之又即以為

實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

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

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師古曰即張武

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



有數乙巳葬霸陵

師古曰自嬴至葬凡七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

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

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宋祁曰便字下疑有昔字

嘗欲作露臺召匠計

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師古

曰中謂不富不貧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

為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絺

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絺師古曰弋黑色也絺厚繒絺音大奚反

所幸慎夫人

文帝

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

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宋祁曰飾舊作飭當從此本

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

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

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

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

以凡杖羣臣爰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

用焉

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張武等受賂金錢覺



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  
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錯  
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  
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依反

烏呼仁哉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 文帝紀第四

正文伍阡柒拾壹字  
註文陸阡肆伯貳拾字